

喪事不敢不勉不問輕重也吾見越中喪家宗族之人無不袒免者不特對客爲然雖執事時無不如此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願學記三

德之盛者才華必斂非獨古賢志願不及亦其勢所至也
草木花大則實不蕃五穀花最細然實穎實粟千斯倉
萬斯箱人非此不養俗非此不阜百果草木孰有尊於
是者物理亦自如此

以下
戊子

易卦凡有坎多繫涉川酒食之文可知飲酒之與涉川其
險均也予每因飲得過今重戒之

儒佛之辨先儒已詳言之今之爲禪要無異於昔之禪今
之爲儒者亦豈能過於昔之儒且將先儒之論尊而信

之深思力行以求吾儒之所是則彼所謂非者當有不待辨而明者矣若於此既無所得而亟亟焉求彼之異同以爲口說之資甚者讀其書而論次之則必有如程子所謂自家已化爲禪之患矣

東林諸公多失於此

一念之發爲善爲惡豈不昭然自知於此不思爲善而去惡必非人情但就所爲善者行將去不失之過卽失之不及求其合道十不一二此讀書窮理所以唯日孜孜不知老之將至也

學易者當深觀於復姤之際由復之一陽推之至於聖人作而萬物覩由姤之一陰推之至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自古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天下國家興亾治亂之機其源皆辨於此

三教合一之說莫盛於陽明之門察其立言之意蓋欲使墨盡歸儒浸淫至於今日此道日晦彼說日昌未有逃釋以入儒祇見逃儒而入釋波流風煽何所底極間有稍知君臣父子之義者不過曰門戶雖別道理自同原本而論開門揖寇未嘗非吾儒之罪也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

或問主一無適之義答之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今人大都要學晉人竊謂特學其空談無事事一節而已然晉人自是潔淨今人實是汙穢蓋晉人猶有東漢流風今人多仍元遺俗論世自不同也

東林諸君子有意救陽明之敝其矜尚名節是已然其流至於爭黨則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氣一邊而於闇然爲己之功不無少疎至於釋氏之書則又未嘗屏絕以云救時可矣明道或未也孟子云君子反經而已矣明道以是救時以是

吾人平日只兩種人宜近賢士可以養德明醫可以養身然擇之不可以不慎

晉時人物陶士行第一願學而未能者此也

或言儒釋教雖不同其歸則一予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本則一理釋氏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立教旣已不同而謂所見性道不異恐無是理也

進有可行之道退有可居之業君子也

今之學者亦知收拾此心而從事於靜坐矣然心之不同如其面焉雖靜坐時未有物欲之蔽而氣質之拘卻恐不免大率高者所發多向過一邊卑者所發多向不及一邊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此中庸所以重擇執而大

學所以先致知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正是格物工夫吾人學問功夫要以居敬窮理爲無弊居敬窮理則不言靜而靜矣

關中之教以知禮成性爲先學者從事於此極有依據所謂上之可至聖人下亦得以寡過也以聖人爲之準則過與不及皆得就裁焉猶陳繩墨而曲直自見設規矩而方圓自成也雖曰天則者心之所同然然必聖人先得此心之所同然若離繩墨而欲自呈曲直舍規矩而欲自爲方圓竊恐巧拙均病不足以開物而成務也或問自立之道曰在先立乎其大者安處善樂循理須是果然安樂乃爲有諸己

黨之一字爲千餘年以來空人國之網羅偽之一字爲五六百年以來陷君子之坑穽

或疑居敬窮理與存心致知有異乎曰存心所以居敬也窮理所以致知也夫何異

嘗將聖賢所言君子小人處默自忖量

春秋天子之事一語後儒看煞便一步推不去只觀論語夫子自言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無道極矣夫子因魯史以定是非自處以庶人之議直道而行則言之者自無罪也亦天子崩臣子於南郊稱天以誅而

議其謚之意而云託於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專進退諸侯不敢不疑也。○其是非皆本周道未嘗以己意行乎其間所謂憲章文武也。

生死存亡出處去就辭受取予動止語默一而已矣於此分別輕重大小其於義理尚有名實賓主之辨。

天生萬物以養小人小人以養君子子弟以養父兄通義也但盡其道則可以不愧不怍。

先王治曆重在敬授人時其察災祥所以備修省後世爾家推算與占驗全失本意占驗家尤失之遠。

學問之道仁義而已矣西銘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言求放心今之異學亦言求放心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今之異學亦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然孟子說幾希處下文便說明庶物察人倫行仁義是人能行仁義禽獸不能行仁義也孟子說求放心處上文先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是求放心者求不失其仁義之心也異學只空空說箇求放心存幾希不知所以為仁義分別別處正自天淵。泉按似義一別字釋氏之學既得後便無事吾儒之學既得後必有事然得處正自不同。

世味向老益淡道心處困宜堅

初見友人以康齋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

後功二語揭之堂壁歎美久之已思己之學力未能至此猶虛語也書此以志勵

本朝學者薛胡二公可云充實之謂美矣或疑陽明日試細味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數句其病根盡見曰豈無所得而能若是曰韓子云得其所得非吾所謂得也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以至游民日眾陵暴橫行雖有堯舜無以使老有所終壯有所養幼有所長有王者起田制必當變學校不以孝弟忠信造士而相率爲浮文以壞亂其心術學校必當變取士不以實行而專以藝文不足以得賢才科舉必當變自一命以下至於雜

流俱命自朝廷雖舜禹爲選司無以知人銓法必當變職事相牽制雖有才能不得展舒官制必當變入任之後無論賢不肖一概資格序轉賢者壅於上達不肖者優游以取高位資格必當變養兵以病民而兵不足用軍政必當變一州之土物自足養一州之人民而使西北必仰給於東南賦法必當變士人不知法令他日無以守官掾史世其家得以因緣爲奸當倣進士觀政監生歷事之例自京朝以至郡邑使生員貢士主文移獄訟錢穀之事而去其吏員掾史等而下之衙役必當變后妃駙馬不求名德而必選之微賤之子刑餘寺人得與

士大夫抗禮親賢不得並用而藩府官屬必無賢人國
學生徒納粟納馬教坊道士典司樂職君臣無坐論之
禮殿廷行笞辱之事此皆當代之陋制也

禹之聖也莫不稱神然見於書祇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
而已忠武侯之賢也亦莫不稱神然見於教則曰集眾
思廣忠益而已然則人皆可爲

攸好德非福也而爲諸福之所自集惡非極也而爲諸極
之所自成洪範以是終篇猶所謂禍福將至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也

親親仁也推之亦隨有疏疏之仁尊賢義也推之亦便有
遠不肖之義道理正如卦畫一般陰自爲陰陽自爲陽
不得雜然無分別也

向來頗學寬和二字今將學嚴直二字自知病在輕字今
宜學個重字季心教我事豫則立蓋病在緩也鳴臯教
我謹節蓋病在濫也

三代而下漢法多近古如商賈之子不得使爲公卿深得
治體

今人好以僞之一字抹殺人曰某雖有是美然某事某事
破綻卻全是僞也予謂但當取其美而勉其所未能則
天下多完人矣

因與季心長論季心歎曰目前鄉黨朋友越見齟齬多無相入處予曰無他人在天地間除是死卻便一定不可移易上達下達從無中止之勢若一人向上一步走一人向下一步走兩下愈趨愈遠如何能相得人只苦見棄於君子耳其不善者惡之理固如此季心曰修省豫防不可不切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古之人唯學舜蓋其學問已到聖人地位則似學禹更有依據經史所載如惡旨酒好善言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拜昌言娶於塗山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寸陰是惜等類想見其於大段用力蓋舜性之也禹學之也故孟子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見而知正是學陽明好言生知今日當從學知用功季心鳴臯皆以爲然予因曰學禹之大便自覺甚小季心曰子所少不在大之一字若鳴臯當學其大耳予曰吾所急者當在不在急二字季心笑而然之

陽明才高而德薄故無所往而不見其驕吝

學者動稱必爲聖人已是一種習氣且求不愧賢人君子更商量進步可也

崇禎壬午朝廷特遣行人以左都御史起劉先生於家蓋異數也先生上道連拜聖學三疏大意以皇上將致堯舜之治必學堯舜之學責難之義已盡於此及陛見詢治道所先以躬行仁義對止迂之海內遂傳以爲笑噫孟子時邪說暴行充塞仁義當時之人猶知有仁義也至此已不知仁義爲何物矣今日之禍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醫家固須學博理明然必以識病善用藥爲急吾人學問之道亦如此朱子每以通世務爲言蓋修己治人只是一事若世務罕通說道理卽成片段臨事只是茫然所學雖博適足以爲害而已

聖人言精義後儒只

致事物之理卽所

謂精義也今人說窮理多

窮何理宜

其不足以致用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窮得至當方處得至當故窮理爲先然處之又當合宜故精義所以致用其要在讀書

董江都之德優於韓昌黎韓昌黎之才長於董江都

天地間只一日新之數化工無一息之停故能日新吾人

學問正當體此因觀圃中榮有會夫子川上之歎

學之不講聖人所憂竊疑今日之患正與古不同古之人所病者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今則反是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言之而不由其道者眾也大學言爲人臣止於敬而不言止於忠蓋敬該得忠忠該不得敬孟子言事君只重恭敬而不言忠容悅之臣亦自有小忠但不敬莫大乎是耳千古唯有敬字爲臣道之極○朋友之交亦重敬敬則能責善願學虛心以求理平情以處物

人臣事君當以堯舜其君爲心人子事親何莫不然其心曰是何足以言仁義則不敬莫大乎是在君在親豈有二也父如瞽瞍盡事親之道而底豫況不如瞽瞍者乎人子不能以道事之耳怨懟不可也

孝經當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於父爭乃愛敬之盡處堯爲天子瞽瞍之不仁豈能不及於刑戮可知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之日舜之挽回救正極行不義不免有所顧忌而不得肆是以當其甚怒則殺舜徐而見其夔夔齋栗則又信其無他而不忍久而瞽瞍之惡漸變與舜之道漸相入不知不覺逆者化而爲順矣人但知其底豫而後舜之能順其親不知已前

費多少工夫用多少苦心卻在逆處然在舜不過盡其愛敬而已矣愛則不忍其親之終於不義敬則不敢謂其親之不能爲義此心至誠純一自能感而遂通中庸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亦此意

不能化物只是己德之不修修己不力便爲物化可畏也若自立主張而以校論往古求其得失則雖聖賢經典皆可生疑議之端此近來心學之弊若以古昔聖賢遺經懿訓立爲規矩繩墨而以權量自己身心則一言一動無非過失而終其身無有滿志之期矣

心之放非一端人知放其心於聲色嗜慾之爲放心而不知學問之際其爲放心更深也不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總爲放心○學問之放心如書成元凱文到相如人所知也凡日用倫物之際處之有過有不及與夫意必固我之類俱放心也究而言之隘與不恭豈不爲

我之中正也

吾人爲學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一不可廢蓋不稽古則無以考古人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心智亦無由開明矣然非明師良友以正其得失則所學者不免失於氣質之偏見仁謂仁見智謂智而無以得乎大中至正之矩甚者師心自用之弊蹈之而不自知矣

末世直道不行吾於朋友只本忠告善道之指然實無益於朋友友道直為先予之不及季心以此予自問或可竊附於諒季心能直韞斯能直而未足以服物

偽終不能勝誠邪終不能勝正暗終不能勝明不誠不正不明耳夫奚疑奚慮

忿慾須是懲窒使盡忿勢逆須用順理勝則氣自平然非平氣則亦無以觀理慾勢順須用逆氣壹足以動志故宜持志以守其氣總要持敬持敬則無事矣

或謂學術之異同不必致辨若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則雖門徑有異其與聖人未嘗不殊塗而同歸也予曰不然

今所汲汲欲辨者正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之際楊墨充塞仁義正以其言仁義告子賊性正以其言性自非大中至正之道則雖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君子不由也若是桀紂而非堯舜則亦不必與之辨矣

讀聖賢之書而不能有得於中深信不疑甚或所見有同有異是吾心之義理不能與聖賢同也非為物蔽必為氣拘可懼滋甚能不汲汲焉以求其合乎若任己之偏見而輕著為論說以肆其欺罔則誠淫邪遁之病終不得免而為小人之無忌憚矣哀哉

胸中稍有知見正宜因此以求至於全體之明切不可輕

於自信而果於自是不然則將執而成僻雖未至於蔽陷離窮而有不自知者矣今之學者十人而九多中此病是以生心害政之禍未有止息也

祖述孔孟憲章程朱

天道最可畏赫赫明明真在食息作止動靜語默之際人自不察耳

匹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世之為姚江之學者多坐此病服附子使人熱可知附子性熱服大黃使人寒可知大黃性寒然則姚江之為姚江可知也已

致良知之學論到知及之分上已有病更何論仁守以下

功夫

一誠再思三自反處事接物之要道也

釋氏欲無揀擇其言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吾儒則欲擇善其言曰擇善而固執

之者也又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又曰擇其善者而從之

人須有所不為不然則亦無所不至矣

大德敦化理一也小德川流分殊也萬物一太極大德敦化也一物一太極小德川流也

宋儒理一而分殊一語真是補前聖之所不及從此推去

一以貫之

欲求端本澄源事盡在雞鳴而起時一念離真即為妄此

中得失寸心知雍熙景象非難致端在冰淵不已時試

驗空山最深處一陽方動物先知改丙戌吟一絕為兩絕

釋氏判心與迹是顯微有間也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

開物成務是體用二原也七月廿二早起紀夢

或問理氣動靜答之曰論其本理是靜氣是動然氣之有

動有靜正以理之有動有靜也則動靜亦未可分屬氣

動而理形理無不正氣則有正有不正氣失其正遂害

乎理故凶悔吝生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則氣循乎理氣循乎理則誠矣故君子之學以

慎動為先

聖賢用心要使天地間物物各得其所學者從此起念將

來方有成就若以自私自利為心終為小人而已矣

處今之世穢亂已極若將浼焉之意何適而可不存也

不信古先聖賢而信此心蔽陷離窮何所不有此乾初之

學之失也

道有君子小人故易言消長若謂小人勢將不行在盛世

為然亂世小人儘用事如何行不去若謂小人將必受

人詬辱恥笑亦未盡然男子雖至於盜賊女人雖至於

娼妓亦有趨慕之者亦有稱譽之者善惡是非獨當辨

之秉彝之良耳人世衰譏通塞何足據哉

古之士其尚志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
今之士其處心也欲害人而已矣穿窬而已矣

問明明德卽如何能新民曰譬如火近之必燥水近之必
溼水火非有心於燥之溼之也物近之者自不得不燥
不得不溼吾人學問得力後自能刑於寡妻至於兄弟
以御於家邦明有分數新亦有分數未明要新不得旣
明要不新亦不得故中庸曰成己所以成物若其所及
大小淺深則有非人所能爲者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
獨行其道

春秋是非因乎直道之公刑賞本乎周王之制述已往而

戒將來猶所謂憲章文武也

後世禁民挾弓矢具器械其弊必使盜賊公行夷狄得志
此於朝廷非徒無益適足以下病良民上及君國而已
古人寓軍政於四時之田選士澤宮必以射何等深意
聖人作易吉凶與民同患故曰百姓與能子雲作太玄欲
以擬易而曰後世復有如子雲者則知太玄矣大本已
失何論其書之是非乎

君子小人猶陰陽之有對待天生君子不能不生小人聖
人愛君子未嘗不并愛小人但欲其順以從君子若害
正道斯惡之矣地道也妻道也地之道乃順承天妻之

道以順爲正

子弟之賢不肖只以二端察之若昆蟲草木之類無故而好戕殺他日必是賊仁之人衣服飲食書籍楮墨之類一概苟且不分別愛惜他日必是賊義之人禮讓可以爲國而不可以治家守身未之聞也

明於一路其他皆蔽爲害不小非克己不能去蔽非虛心遜志不能克己然窮理爲先

觀大舜顏子可得素位而行之義時乘六龍以御天素其位而行而已矣

立命只是天理貫通純熟與之爲一如中庸所謂純亦不已也

君子常常喫虧此爲亂世言之方神廟時諸君子言及於此其有憂患乎可以考世運矣

東漢諸君子只是不肯喫虧東林諸公終有東漢之意

知行合一之說流弊有二重行者謂行卽爲知其行悵悵而不求當乎義理之正重知者謂知卽是行窮玄究寂而不求至於踐履之實乃其自以爲是不能虛心遜志則一而已

陸學教人求四端而以居敬窮理爲支離不知孟子四端之說只是從人陷溺之後使之識取良心見得秉彝之

良人人固有不假外求非謂得其四端便了聖人之事
墨子兼愛也只是惻隱之過楊子爲我也只是羞惡之
過仲子避兄離母也只是辭讓之過申韓刑名殺人也
只是是非之過且思一仁義也孟子旣辨墨之非仁楊
之非義又辨子莫之非中齊宣王不忍一牛之心充之
可以致王然孟子卻於其間分別出吾老人老吾幼人
幼又分別出百姓禽獸而重言心之權度何等詳盡明
晰可知理一處不難所難者分殊象山見得大概便傲
然自足鄙哉

世儒好言理之一而不言分之殊雖曰非釋學吾不信也
居仁由義大人之事用行舍藏王佐之才

天地鬼神只是一個誠實無所用其詐僞○人道惡欺而
好誠鬼神害欺而福誠

或言靜中不見天地萬物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此之謂
未發之中此之謂退藏於密此境莫只推與禪家予謂
君子敬以直內未發之中畢竟與禪家空寂有別若只
是冥然空寂如何能發而皆中節

今人每說受用二字予直不解所謂聖賢心事只有朝乾
夕惕那會貪着受用來恐便是孔顏之樂否曰仰不愧
俯不忤無入不自得從戰兢惕厲中出顯然有別

韞斯嘗問一友靜時儘能主張臨事便紛雜一友應事儘
井井靜中便煩亂卻如何曰此是各因習之所重而偏
人之所習各因所稟稟性澹泊者多喜清靜一向耽靜
自謂得力於靜而於人倫事物之際不免有厭棄之心
非是向來學禪其弊亦將流而爲禪稟性浮動者率喜
兜攬外事終日勞勞只在事物上東支西應未嘗旋向
身心裏是以心熟於外馳而不能寧靜事物一離此心
無所寄託只憧憧不已然則如之何曰一在人倫事物
上窮研體驗一在收其奔放之心反入身來不爲妄動
譬如長安以東望西來長安以西向東走到得長安則
一而已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旨哉

君子有九思思不出其位也循是以往天下何思何慮
凡逆詐億不信者必是詐不信之人蓋惟己之有私故疑
人之私己也先覺者以至誠待人而人自暴其情實不
能隱也會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吾人日用酬
酢皆宜以是存諸心蓋厚薄誠僞之所由分也
隱惡而揚善則善日至是與人爲善者也吾人與入之道
宜如是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誰毀誰譽直道而行然而樂道
人善惡稱人惡先聖後聖其心一也處末俗而懷不平

未免爲鄉人也

惠迪吉從逆凶南宮适羿稟禹稷之論理固如此但君子之於學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羿稟卽有天下君子終不爲羿稟禹稷卽不得其死君子終必爲禹稷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之答以此

或疑朱子一旦豁然貫通句莫是近於禪家頓悟之說此大不同蓋窮理之久其所得自有融會透徹處卽所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也禪家不去窮理懸空想像而已學者界路不分明未嘗實用其功故易搖惑耳

博奕飲酒不獨廢時失事凡此身非禮非義之端莫不由

此而起及朋儕中邪僻小人莫不自此而入其初之失似乎甚小而其流既極大不可不痛絕也

示學徒

擇善人而交擇善書而讀擇善言而聽擇善行而從是初學切要功夫從此造乎精微總不外擇善二字

儒者不爲儒者之學反去旁求二氏之說攙入正道二氏亦不專守二氏之說輒欲襲取儒先之言牽合彼教此百餘年以來極重之習想此風自宋時漸有而決裂大閑則始於三教一門遂令濫觴不可界限學術之禍中於世運夷夏之閑亦至盡決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未知何時而已也

姚江之學譬如吳楚薦食上國東林之學譬如桓文尊周攘夷功罪不可相掩

高皇帝善言學通訓有云能詢於眾雖無一定之師聽眾人所長積之於心甚於一師之學大哉王言與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同意

天下古今多少道理都向大學裡包納得去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吾於此書見之

明乎善則君子與之誠乎身則小人亦服之

大都勢不可積重積重則難返如雨漢之外戚宦官唐之藩鎮宋之夷狄皆積漸而至於極重難返故曰非一朝

一夕之故正如祁寒溽暑不知不覺日漸而進到丑未之月便能流金折膠如本朝之於進士亦然

後漢之士爭取二人仇香徐穉當時郭林宗見香而拜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恐亦非推許之過晉之人物予取陶士行一人蓋當時習氣不能及其身卓乎豪傑之士矣

予於儒先喜看文集不喜看語錄蓋文集出其自家手筆詞以達意若語錄乃其門人所記載詞氣固已不同全關更是難考卽如今日相知傳寫一二語往往失卻本末何況古人卽文集尚有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之疑況

記述盡非其真本乎

記述盡三字一作當時已

若論氣機所乘除一動了自然一靜此時一念不起可言未發而仍未可謂之中唯夫存省之功熟欲盡而理存此心湛然純而一明而通然後可言未發之中也子思之言於戒懼慎獨而後旨哉

今之學者只其爲人也孝弟已做不盡更說甚窮高極深人多盛稱陽明之功此與公孫丑之稱管晏何異寧庶人不強於吳楚七國漢之將帥輒能平吳楚七國之亂而謂擒靈庶人不世之功過矣春秋定桓文之功罪功不勝罪功在一時罪在萬世

陽明用兵多以詐謀取勝儒者不爲也校之陸宣公氣象自別

燕王是成事之管蔡管蔡是不成之燕王

陽明書易使知德者厭以其言多夸也

原校一本作陽明書不耐看所謂易

使知德者厭也

昔之異端在正道之外今之異端在正道之中孟子闢邪說以正人心正以聖人言仁義楊墨亦言仁義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所以不同處則有淄澠白黑之別今之爲邪說者莫不假託聖人之言以文其說猶所謂傳會經義也約而言之蓋有數種曰知行合一曰朝聞夕死

曰殊塗同歸曰體用有無曰權以濟經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曰未發之中曰求其放心曰孔顏之樂曰盡心知性曰寂然不動退藏於密若此者探本窮原不出於釋老則出於功利否則調停兩可執中無權而已學術不明禍亂肆起率以此也種種看破方不爲所惑亂世人好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吾只說勉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齊宣王自以有好色好貨好勇之疾不可以行王道其實凡人之疾亦莫不然蓋欲之易流唯三者爲甚欲熾則理微故懲忿窒慾所以爲進德之要君子戒之在色戒之在鬪戒之在得則氣可以配乎道義

君子戒之在色戒之在鬪戒之在得蓋終身以之分少壯老者特舉重而言耳均此血氣也欲動情勝則入於禽獸發而中節則配義與道故有家有國教學爲先二氏亦言克己只於復禮處全然乖謬關中之學以知禮爲先知禮則成性矣

黃石齋文章之士而進於名節者也劉先生名節而進於道德者也學者必以名節爲先先儒謂東漢風俗一變可以至道

重名節守禮法初學第一步雖至成德熟而化焉已矣

聖人作易真是滿腔子惻隱之心

五行以得制而成用如火剋金金不得火之制則不成從
革之用之類是也吾人求師取友之道亦是如此嚴毅
師友日臨於前則足以勝私修慝而底於有成孟子以
入無法家弼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亾易以貞疾恆
不死爲訓旨哉

世人做功夫多只走釋氏一路所以不得長進一等人是
欲求靜的卻失之墮聰黜明不知心之神明如何可使
之槁木死灰一等人是欲默識的卻失之懸空想像不
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無地不有無時不然如何舍卻

日用行習別尋一個道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孔子
好古敏求擇善固執可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敬義夾
持居敬窮理洛閩所以爲吾儒之正統今只守此家法
一意致知力行有忿必懲有慾必窒見善則遷有過則
改以是勉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庶其無失矣

或問程朱之書何以今人讀之者少曰王守仁推倒於前
袁黃埽除於後至於今日書尚不易得見何從而讀雖
有其書父兄師長先有指摘批駁之言充塞子弟之心
又安能篤信深求而得其旨趣哉

願學錄遺

嘗思人之一身百凡動止皆有心爲之唯呼吸無心爲之無心而自然者天地之功用有心而後然者聖人之德

業

此下見壬午癸未稿中

觀古人用節取法蓋人雖非大賢有短必有長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一言一行皆吾師友也

蓋嘗綜天下之大勢而計之農夫不及三之一墾土不及五之一是以財不在官亦不在民而日見其不足也昔李吉甫以爲天下郡邑財賦之入校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遊手嗚

呼今止是也與

漕兌之法昔為大利今成大害蓋軍之驕悍既有所不能制而民之貧弱復有所不能勝也愚謂宜於省會設一倉場府州縣有司於十二正兩月督民運至省會交割於官軍舟備具之日當官給發糧道與督撫共為整齊之不聽軍民自兌則庶乎軍不敢橫而民不甚病矣蓋今日之軍不特視敵民如几上之肉即視府州縣有司俱弁髦也何先生云此條行之亦恐未便三代以下如霍光誅不諫之臣裴垺賞諫諍之士皆僅有之舉也

夫都今日之敝在急於使人而忽於擇人夫擇人而當則一人可當數十人之用若其不當則數十人不及一人之用理之最明者也而朝廷未之或知是以進士不已而授賢良賢良不已而授科貢雖求才甚急而才卒不可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今使朝廷誠用此心以擇天下之才公卿大臣皆能體朝廷此心以擇天下之才則人不可勝用矣又何必紛紛為哉

皇上即位以來破資格舉賢良擢科貢用人之門無所不啓矣內之宰輔外之督師任人之專無所疑貳矣乃越資序而登者率不必以其功能也由保任而起者率不

必以其賢幹也至於任宰輔而宰輔八年適結海內之怒矣任用督師而七年之間三八內地矣流寇殘破郡邑不可勝計矣上下皇皇公私交盡是皇上不負諸臣諸臣負皇上也

二程兄弟也以明道爲之兄以伊川爲之弟天下之人莫不願之卒之求其一而不可得乃聚之一門其樂寧有極哉世稱二陸之詩二蘇之文二胡之學嗚呼其孰與二程之道乎雖然人獨憂無兄弟耳有兄皆可爲明道有弟皆可爲伊川夫亦何難之有

亂有四義一曰反也如孟子曰一治一亂之類也一曰治也如論語曰予有亂臣十人之類也一曰雜也惑也如論語曰巧言亂德之類也一曰終也如論語曰關雎之亂之類也

丈夫生世年過三十上不能進德修業及時而行次亦不能特立獨行廉頑立懦下復不能博學多聞顯身榮親終年碌碌與流俗俯仰何爲哉自警

句踐用范蠡不盡而越已霸項羽有范增不用而楚遂亡二范之遇不同而國之存亡遂異有感

古之學者學讓今之學者學爭爭讓之間君子小人之分治亂之別也木類猶有名讓而況人乎

朋友之過無論親疎見之自宜直言其人賢者則必不惡其人若惡則亦不賢友之何為不如其速已也

學者之諱疾而忌醫可以恥矣夫欲諱疾而疾卒不可諱遇良醫而反忌其醫宜其疾之益甚而陷於死囚也

班超小丈夫猶能投筆而去履祥若復不斷真是辱人賤行而不知羞惡者矣○能斷則不為人賤布衣蔬食何

求於人而終年為此有為○此條初商之何先生以語氣廉頑立懦氣象且既曰稍厲刪之可近讀之亦可得

人臣受朝廷爵祿既不能興致太平無貽君父以憂有事復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無貽君父以辱至於君死國

破繼之以死曰以身殉國特可云彼善於此盡道則未也若乃臨難并不能死而遷延後時以藉口曰將以有

為惡知心非觀望至於從不能歸正不可進退失據不得已而死以全家室豈求仁得仁之志哉免罪足矣

何節之有雖然猶異於反顏臣甲申三月行同狗彘者矣後

為將之道慈於母嚴於君明如日月信如晝夜深若淵泉發若雷霆

吾友士鳳有壁立萬仞之氣概有青天白日之襟期每懷斯人但覺眼前之為也

靜坐是收斂身心一義

康齋謂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此處儘可體驗

白沙論桓文用意周公用心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愚謂桓文只是用私意周公乃是誠意如先生所言是意與心二也

竊謂人固有不學之能然卻須是學人固有不慮之知然卻須是慮譬如捧茶童子不會慣熟時捧一盃茶便有多少差處孔子十五志學至於七十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七十以前皆學也皆慮也是以謂人之爲聖人不待他求則可謂人之爲聖人不俟勉強則不可總之陽

明之教其流終不能無弊卽滿街都是聖人一語已自有弊了以爲滿街都可以爲聖人則可以爲滿街便是聖人今之街猶古之街也滿街果然都是聖人否

蔡虛齋先生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嘗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見

周世宗召陳希夷至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乎觀此正陳先生不可及處

李挺之送范太守雍但別於近郊眾讓之挺之曰情文貴

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思此吾人不情多矣

李挺之教邵康節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蓋義理物理性命豈有二平分而言之何也抑當時講究未精亦所見之不及也

周濂溪爲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卽所謂堯舜之用心也

明道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可謂善教善學

明道令晉城民以事至必告之以孝弟忠信視民如子此專主教化欲使民爲堯舜之民處至召對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事何敢當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此欲使君爲堯舜之君處

伊川赴涪渡江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可以觀其所養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此處煞要理會

上蔡見明道先生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程子之教上蔡之學若此等處最要理會

上蔡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請以弟子禮見古人虛心好學如此

近世有謂心苟不著渾如赤子則視卽爲明聽卽爲聰愚
謂无妄亦有匪正以爲赤子有妄不可以爲赤子皆中
節亦不可晦翁之言終是無弊

陸梭山嘗云子靜遇事逐物皆有省發此一語可概象山
平生之學。象山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
自能孝事兄自能弟云云若此竟不必學問矣
學道人至於過謹由於愛名太過聖人遯世不見知而不
悔故能進退存亡唯義所在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終

